

太湖边上听吴音，这里住着更“上海”

新华社杭州3月1日电(记者沈锡钊、吴帅帅、张璇)春节接近尾声，来自上海的褚雪晴还在太湖边上浙江长兴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流连忘返。这里的民宿几乎成了她春节里的第二个家。

褚雪晴家住上海市杨浦区，15年来，她前后来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的农家乐不下50次。“今年我们一家人又在这里的民宿过年，正月初三刚回上海，你看没几天我又熬不住过来了。”褚雪晴说。

长兴县水口乡处于长三角中心地带，相传是陆羽写作《茶经》地之一。乡村旅游已在这里红火了十多年，来往宾客中尤以上海客人居多。

“在上海我们很多时候都说普通话，到了水口反而都是用上海话交流。”褚雪晴笑着说。多年前他们一家来到这里的多福农庄，优越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风让他们好感倍增，口口相传后，长兴成了沪上著名的度假后花园。水口乡下辖的几个

本报记者王京雪

两代乡村「回头」人，接力乡村振兴事

“过去，村里的年轻人、大学生出门都永不回头。回村干什么？60后不愿种田，70后不会种田，80后不提种田。”在浙江湖州南浔区双林镇向阳村，56岁的村支书杨祥春说。

这位向阳村土生土长的“60后”，也曾是个离村出走的青年。28岁时，他婉谢了村支书的职位，离开村庄，下海经商，1992年，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如今已有过亿身家。

6年前的一个夜晚，双林镇领导突然找到杨祥春，希望他回村主持村务，当时的向阳村负债150万元，村务混乱，村里承包出去的鱼塘被认为程序有问题，一些村民跑去抢鱼，派出所一天接了几十个报警电话。

“我说我回来一年，在这一年里把事态稳定好就去我的企业。结果一脚踏进来就拔不出来，越做劲越大。”

自杨祥春回村，向阳村里总有新鲜事发生。先说路，这个号称“车轮跳，向阳到”，只有一条坑坑洼洼土路的村子，用两年时间翻修了6.8公里长的道路。杨祥春带头捐了20万元，其他企业主也纷纷捐款。再接着，成立农民土地入股，集中发展生态种植生态果园。

今年1月，向阳村办了首届乡村振兴论坛，请浙江大学教授为村民讲课，“给老百姓讲讲国家的顶层设计，乡村振兴是怎么回事，明白我们接下来怎么做，怎么过上更好的生活。”杨祥春说，这是他办这个论坛的初衷。论坛举办当日，礼堂里坐满了人，连村里的老人都自发赶来听课。

“一个村庄没有文化就留不住人。过去几十年，有的老百姓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这很可怕。”杨祥春说，他曾自费去日本考察农村建设，最大的感受是人的素质最关键。“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事都从娃娃抓起，比如在幼儿园建科普馆等。”

没有年轻人的村庄没有未来。从回村起，杨祥春一直在努力拉“永不回头”的年轻人回头。1986年生、过去在湖州市联通公司上班的沈良是他拉回来的第一个人，也是向阳村首个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我自己一直想创业，但没想过回村，杨书记找我时，我已经听说过他为村里做的事，感觉他确实在做实事。跟他一起，我能为自己村做点贡献，也是个人价值的体现。”沈良说。

回到家乡，沈良流转了上百亩土地做生态农业，开始养泥鳅、种水稻做“稻鳅共生”：泥鳅可以吃掉稻田里的杂草种子、虫卵，为稻田松土，减少虫害草害和农药使用；稻田可以为泥鳅遮阴，提供天然饵料，减少泥鳅的饲料用量。

村里也尽力为他的创业提供帮助和保障，例如修通出入养殖场的的水泥路、有生态农业方面的培训就让他去参加等等。创业第二年，沈良的家庭农场已实现了75万元的利润。

沈良回村前，杨祥春曾跟他讲，希望将来他能带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创业，形成连锁效应，让更多青年回到村子。如今，沈良义务带村里的年轻人学养殖，还将2亩多的水塘交给他们，让他们实践和学习。

“其实现在乡下发展的空间更大，城市里竞争已经太激烈。”在沈良养殖场学习的沈斌全说，回村前曾在广州、上海等地打工多年。

“沈良是主动把自己的鱼塘划一块给他带的年轻人，鱼苗也无偿供给，他们学会了也可以创业。”杨祥春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不是我帮你你回报我，而是我帮你，你去帮其他人，这样一代一代回报下去，传承下去，村子才能振兴起来，发展起来。”

新华社石家庄3月1日电(记者张洪河、闫启磊)春节过后，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开始准备返城的行囊。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铁屯村，许多村民并不着急：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村里的企业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就业机会。

除此之外，铁屯村还有两个让四里八乡羡慕称道的地方：一个是党员干部“全天候值班”为村民代办事项；一个是“铁规治村”，900多项村规约人人遵守，没有例外。

走进铁屯村服务中心大门，就能看到醒目的“村民事务代办室”，室内张贴着“老百姓动嘴，村干部跑腿，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值班干部曹顺川告诉记者，代办主要是村“两委”干部和村党委下辖10个支部的支部书记，每天24小时值班，大年三十也不例外。

铁屯村这一为群众服务的“铁规”20年雷打不动，为民办事的登记本已积累了50多本，有详细记录的代办事项2000多件。翻开一本本泛黄的登记本，从安路灯、打井、通电这些集体事务，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群众生活困难，再到村民找工作、生病就医、户口办理，涉及方方面面，这些诉求也件件有回应。

“村民的事不论大小，干部都得当成大事来办。”铁屯村党委书记闫胜联说，“小事不解决还往往会酿成大矛盾，把矛盾

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上海村”。

周中老人疗养，周末家庭聚会。十多年来，一批批的上海游客见证了水口的变化。不少老年人甚至把自己沪上的房屋对外出租掉，来这儿“睡村里的床”。

66岁的陆福明来自浦东新区，自从和这里的农家乐女老板周阿翠认了妹妹之后，一年中有半年住在村里。“帮着妹妹打理农家乐，最爱做的是下厨炒菜！”老陆乐呵呵地说。

“享受着好山好水好空气，每个月还挣着房租。”水口乡景区办主任张宇华说，“难怪一些上海客人一住就是大半年。”

山从天目、水傍太湖，经过当地村民有序开发，珍视保护的绿水青山，已成乡里乡亲共享的金山银山。

长兴县顾渚村900多户人家中，直接从事农家乐、民宿经营的超过80%。“剩下的村民也基本从事旅游产业链上的工作，这个春节假期顾渚48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一共接待了18.5万人次的游客。”水口乡党委书记沈庄伟说，“经营民宿



▲3月1日，在上海开往香港九龙的Z99次列车上，列车乘务员和乘客合影留念。元宵将至，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佳节。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移民区闹社火，获得感挂在百姓笑脸上

新华社银川3月1日电(记者何晨阳、杨泽)玉犬腾春闹元宵，雄狮起舞显精神。记者1日在我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安置区——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走访时，恰逢当地举办元宵节社火展演，移民群众走上街头用秧歌、武术、花车、高跷等社火表演讴歌生活变迁，群众舞动的身姿和脸上喜悦的笑容，处处透着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红寺堡地区原为一处综合性军事训练靶场，1999年起，这里被改建为用于安置贫困人口 of 的移民安置区，20余万来自“苦瘠甲天下”西海固地区的回汉群众，在财政支持下，陆续从无水可用的贫困山区举家、举村陆续搬迁至此。

1日的红寺堡区青云湖广场，锣鼓喧天、人头攒动，社火展演在欢呼、呐喊声中将初春的红寺堡搅得火热。

队伍中一辆车头和车身挂着红色横幅的白色小货车，是红寺堡区辛庄集乡马渠村村民自发设计的花车。“花车里简陋，但横幅里写的可都是我们农民的心里话。”社火队负责人宋存海说。

记者看到，马渠村的花车车头上写着“共产党好 黄河水甜”八个大字。“我花了1.28万元就住上了50多平方米的移民房，村里通上水泥路，厨房有了自来水，在家就能洗上热水澡，多亏了党的好政策，这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都成了现实。”2014年从位于西海固地区的原州区张易镇搬迁至此的武军军说，环境美了，人心情自然就好，两年前他利用农闲跟村民学起了舞狮，就是为能在社火展演上亮出农民的精气

出了名的“穷乱村”何以变成了“富安村”

河北元氏县铁屯村“铁规治村”见闻

盾化解在还没有萌芽的状态，总比爆发出来后再解决好得多。”

铁屯曾是全县有名的“穷乱村”：人均不到半亩地，很多村民靠在铁路货场当装卸工出苦力糊口。

20多年前，在乡镇工作的闫胜联“奉命”到铁屯村担任党委书记。铁屯村“两委”班子带领群众坚持走“以农业为基础，以集体经济为支柱，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路子，村集体先后投资建设了服装厂、饮料厂等企业，投资4000万元建设了铁路货场，带动全村近千人就业。如今，铁屯村已发展村集体经济及集体参股的股份制企业60多家，个体门市摊点上千家，全村九成以上农户都有自己的二、三产业。

闫胜联说，乡村振兴不仅要让村民物质富裕，还要让百姓精神富足，让村风文明。“靠啥？靠村规民约这件法宝。”

走进铁屯，最打眼的是整个村庄规划整齐，各个街巷干净整洁，然而，曾经的铁屯村私搭乱盖、占道问题严重，有的把入户门都修到了村街道上，不仅影响村容，还影响大家出入。先从谁家“开刀”整治？村民们等着看热闹。当闫胜联带人抡起铁镐，第一个把他三弟家的门台先刨了，大伙儿都服了气，全村私搭乱盖问题很快解决。

紧接着，铁屯村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村规划建设小组的

的农户，往往春节过后自己出门旅游去。”

“这里价格实惠，在上海市区朋友聚会吃个饭就散了，在这里可以更加放松，早上爬爬山、夜里可以自己到厨房煮个夜宵，真像自己家一样。而且水口乡各方面条件也越来越好。”上海游客邓力瑛说。

今年27岁的胡承超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设计类专业。在外工作一年后，家乡红火的旅游业让他决定主动回乡升级农家乐。2016年，投资380多万的多福农庄，摇身一变成了“我行我宿”精品民宿。

胡承超说，多年和上海客人的接触，让他们的关系早已从主客成了亲朋，他改建民宿的投资中有50多万元是客人主动无息借给他的。

在水口乡，像他一样“撬动”城里资本的改建项目不在少数。“这里就跟他们自家一样，客人们也希望把居住环境搞得更好，我相信今年生意会更旺。”

据史书记载，耀州瓷从宋神宗元丰至徽宗崇宁年间，一直为朝廷烧制贡瓷。在金代，耀州青瓷依然是皇官的御用瓷品。北宋年间，黄堡镇“十里窑场红透天”，“居人以整个镇陶器为利，赖之谋生”。在耀州瓷博物馆一尊青釉胡人头像前，瓷器专家董小兰说，在非洲一些国家出土了不少耀州瓷文物，这些都是耀州瓷通过古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的明证。

经历了金末的战乱，从元代开始，黄堡镇的瓷器工匠们开始向位于群山怀抱中的陈炉镇迁徙。制作瓷器用的坩子土，是大自然给予陈炉镇的馈赠。“从公元618年到现在，整整1400年了，耀州窑炉火从未熄灭。耀州瓷中的湿坯刻花等绝技，至今依然是中国陶瓷行业中的一朵奇葩。”陶瓷艺术专家孙若鹏说。

在西安上大学时，祖籍江西的言实对耀瓷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后加入了铜川市耀州窑陶瓷发展有限公司。在公司的体验区，他正在巡查工人们制作新技术研发的闻香青瓷后杯和青瓷坐狮。

公司董事长蔡云川从2009年起就引进德化、景德镇等地的技术工人一起来黄堡创业。在坚持传承耀州瓷材料与工艺的同时，还攻克了制瓷泥料工厂化生产的技术壁垒。他们运用3D打印模具技术，“克隆”研发出多款青瓷文创产品，让消费者爱不释手。这些多年沉睡在博物馆里的文物，经过现代科技工艺“复活”，赋予了耀州瓷新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已进入了创新发展和创造转化的新时期，千年耀瓷也到了踏上新路再出发的历史节点。”蔡云川说。

2017年下半年，铜川市政府开始在原来的工业园区着力建设的“耀瓷小镇”，正在为更多言实这样的年轻人搭建成就梦想的舞台。

“10多亿元的社会资本将在今年4月起陆续注入，耀瓷小镇将三年成型、五年成城。将来这里不仅会成为陶瓷手工艺人纷至沓来的宝地，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陶瓷文化的窗口。”耀州窑文化基地管理委员会主任何建平说。

铜川市市长杨长亚告诉记者，铜川这样因煤而兴的城市转型，就是要不断挖掘耀州窑陶瓷文化、药王山养生文化、孟姜故里秦人村落历史文化、照金红色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培养特色文化产业，创造更多的创业平台和就业岗位，为人民群众带来更美好的新生活。

没想到，过年了这个书店没闲着

对书店来说，往年最闲的时候，可能就要数过年那几天了。而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从正月初一到现在，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读者过来，人多时基本上座无虚席。”哈尔滨果戈里书店执行总经理于冰说，近两年，春节“逛书店”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一种选择。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春节期间，每晚8点准时开始，果戈里书店二楼大厅都会响起琅琅书声。这是书店推出的“朗读者”活动，时长30分钟，全年365天无间断，旨在鼓励读者选出自己喜欢的书当众诵读，发出内心最真实质朴的声音。

朗读者之一的张立，从数千名之外的贵州来到黑龙江。让她没想到的是，平时喜欢读书的她信步走进一家书店，竟发现春节时仍有不少人“泡”在这里。

“我原以为这个时候(书店)很冷清，或者不营业。”她说。

窗外，车水马龙。店内，温暖安静。柔和的灯光下，人们品着咖啡，或挑书，或读书，平时不离手的手机被丢在一旁。椅子坐满了，一些人就坐在枣红色的地板上，偶有交谈，各自都把声音压到最低。张立也翻开书，再次沉浸在书中的世界。

在网络、电子读物冲击下，近年来实体书店开始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与果戈里书店一样，哈尔滨的传统书店陆续转型，书店不再是简单的售书场所，而是升级为集读书体验、文化交流、时尚美食和文化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平台。

坐落在哈尔滨市百年老街中央大街上的中央书店改造后，4800平方米面积内全部经营图书、文创产品，并增设咖啡吧和公益沙龙等。负责人韩晓光介绍，沙龙以茶歇形式“以书会友”，畅谈书道、茶道、琴道等。该书店同时还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哈尔滨市图书馆合作平台，通过让更多人了解哈尔滨，实现了从卖书到“卖文化”转变。

“现在人们来书店不光为了买书，更在感受一种与文化亲近的生活方式。”于冰说，人人都在谈“互联网+”的今天，书店依然能成为生活里重要的一部分。

68岁的人老李涛头发了已花白，过去没有看书的习惯，现在却“捡”在书店，成了常客。退休后他一度觉得无事可做，通过到书店看书、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不仅给自己“充了电”，还交了不少书友。

3年来，只要书店营业，李涛几乎都到，春节也不例外。在他看来，年味不只是团圆、美食和烟火。“少赶些牌桌和饭桌，多坐坐书桌，这节过得也不错。”老人笑着说。

(记者王春雨、强勇、张玥) 新华社哈尔滨3月1日电

陕西铜川：千年耀瓷再出发

新华社西安3月1日电(记者李勇、梁娟、姚友明)正月十一，年味还浓。在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的王家瓷坊，工人们拉坯、刻花、施釉忙个不停，不时还要停下来，抬头回答游客们的问题。

此时的瓷坊掌柜王战军正拿起一把壶，灌上水，上下轻轻晃动，壶口发出声响，犹如凤鸣之声。“传说中武则天有一天梦见凤凰在牡丹丛中嬉乐，梦醒后，随即命工匠制作此壶。”王战军引经据典、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耀州瓷代表性瓷器——凤鸣壶。

在距离陈炉镇约60公里的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耀州窑遗址，有一处从唐到元代自下而上依次呈条状分布的瓷片文化地层剖面，让游客不由得惊叹“千年炉火不息”的耀州瓷历史。

耀州瓷是我国古代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创烧于唐，鼎盛于宋，是中国古代六大陶瓷名窑之一。公元1084年，宋神宗钦赐给现在的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一块《德应侯碑》，碑中形容耀州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

据史书记载，耀州瓷从宋神宗元丰至徽宗崇宁年间，一直为朝廷烧制贡瓷。在金代，耀州青瓷依然是皇官的御用瓷品。北宋年间，黄堡镇“十里窑场红透天”，“居人以整个镇陶器为利，赖之谋生”。在耀州瓷博物馆一尊青釉胡人头像前，瓷器专家董小兰说，在非洲一些国家出土了不少耀州瓷文物，这些都是耀州瓷通过古丝绸之路走向世界